清史稿/卷448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卷四百四十七 ◄

清史稿
卷四百四十八 列傳二百三十五

► 卷四百四十九

丁日昌 卞寶第 塗宗瀛 黎培敬 崧駿 崧蕃 邊寶泉 於蔭霖 饒應祺 惲祖翼

丁日昌

丁日昌，字禹生，廣東豐順人。以廩貢生治鄉團，數卻潮州寇。選瓊州府學訓導。錄功敘知縣，補江西萬安，善折獄。坐吉安不守，罷免。參曾國藩戎幕，复官。李鴻章治軍上海，檄主機器局，積勳至知府。江寧既下，除蘇松太道。鴻章倚以辦外交，事有鉤棘，徐起應付，率皆就範。調兩淮鹽運使，淮鹽故弊藪，至則禁私販，糾貪吏，鄂運道，歲入驟增。同治六年，擢布政使，授巡撫。江南戎燼後，庶政不緝，日昌集流亡，除豪猾，設月報詞訟冊，定錢漕科則，下其法各省；又以州縣為親民官，疏請設局編刻牧令諸書。八年，奉敕訓勉臣工，日昌條上六事，曰：舉賢才，汰虛冗，益廉俸，選書吏，輸漕粟，變武科，言合旨要。遭憂歸。

光緒元年，起授福建巡撫，兼督船政，辭，不允。既蒞事，會霪雨，城內水逾丈，躬散賑，口煦手拊，卵翼備至，全濟災民數十萬。眾感泣，僉曰：「活我者，丁中丞也！」時台灣生番未靖，遂力疾渡台，自北而南，所至扶服蟻伏。惟鳳山轄境，悉芒社及獅頭、龜紋諸社素梗化，遣兵討平之，為立善後章程，皆遵約束。中路水埔六社不諳樹藝，僱漢民代耕，謂之「租坰」。復令有司計口給銀米，教之耕作；廣設義學，教之識字。又罷台屬漁戶稅。擬築鐵路，開礦產，移關稅釐榷造船械，台民　　漸喁喁望治矣。還閩，移疾去，吏民啼泣遮道。

四年，疾稍間，被命赴福州，理烏石山教案。先是道光間，英人就山築室傳教，疆吏不能爭，以山在城外，飾詞入告。厥後佔地愈廣，閩人忿，幾釀變。日昌撫閩，與力爭，議易以城外電局空地。未及行，遽解職，英人佔如故。閩人不能忍，聚眾毀教堂，英使責難亟，至是命日昌往按。鉤稽舊案，獲教士侵地左證，與英領事往復詰辯，卒徙教堂城外，閩人鑱石刊績焉。逾歲，還裡。明年，詔加總督銜，令駐南洋會辦海防，水師統歸節度。復命充兼理各國事務大臣，以疾辭，不許。八年，卒，卹如製。

日昌性孝友，撫吳日，母黃年九十矣，迎養署中，孺慕如兒時。兄寢疾，藥饘躬侍，兄止之，則引李勣焚須事為喻。好藏書，成持靜齋書目五卷，世比之范氏天一閣、黃氏百宋一廛雲。子五人，惠康最著，好學，多泛覽，有丁徵君遺集。

卞寶第

卞寶第，字頌臣，江蘇儀徵人。咸豐元年舉人。入貲為刑部主事，累遷郎中、浙江道監察御史。軍興，官吏多避罪冒功，奏請檢視各省兵糧數目、攻守要害，及失陷收復時日功罪，以資稽覈；其有獲罪之員，藉事開復保升，宜嚴定限制。又言：「苗沛霖、王來鳳乍服乍叛，宜專意主剿。」上皆韙之。同治元年，遷禮科給事中，劾江北水師總統黃彬侵釐通賊，督辦軍務侍郎勝保貪蹇，提督成明擁兵同州畏葸無戰志，一時推為敢言。擢順天府府丞，遷府尹，捕巨盜王景潞等。五年，乞開缺養親，不允。出為河南布政使，擢福建巡撫。時粵寇初平，游勇土匪肆掠，疏請就地正法，報可。九年，再乞終養，許之。

光緒八年，起湖南巡撫。平江方雪璈，龍陽曹小湖，安鄉周萬益、張景來，皆盜魁也，陰結徒黨，號「哥老會」。寶第悉置之法。署湖廣總督。法人侵越南，詔偕巡撫彭祖賢治江防，築砲台田家鎮南北岸各三座，繪具圖說上之。時議建樊口石閘。寶第以謂：「樊口內有梁子諸湖，袤延八百里，水皆無源，江入其中，瀦為巨浸。以民情論，重在堵江水之入，不在洩內水之出。以地勢論，江水驟失此渟瀦八百里地，則下游堤防必致衝決。請緩建石閘，而漸除樊口內窪田額賦。」得旨允行。

十一年，還湖南巡撫任。法人款成，寶第上言：「各國通商，因利乘便，須具臥薪嘗膽之志，為苞桑陰雨之謀。」因條上求才、裕餉、船政、器械四事。又言：「國家財用，歲出大宗，莫如兵勇並設。直省旗綠各營兵額七十七萬，每年薪糧銀一千數百萬兩。養

兵既多，費餉尤巨。兵多則力弱，餉巨則國貧。粵逆初起金田，僅二千人。廣西額兵二萬三千，土兵一萬四千。乃以三萬七千之兵，不能擊二千之賊，廣西兵不可用，他省可推。其後發、捻、田、苗等匪，悉賴湘、淮營勇勘定，綠營戰績無聞。大亂甫夷，伏莽未盡，兵不得力，勇難驟撤，於是歲支勇糧一千餘萬。賦入有常，豈能堪此耗費？查綠營馬兵每月一兩九錢，戰兵一兩四錢，守兵九錢零。月餼無多，必謀別業，遂弛專操，軍情瞬變，調發遷延。臣擬請裁額並糧，以兩額挑養一兵。如額兵一萬，半為駐守，半赴巡防，互相遞戍，共習辛勤，常則計日操演，變則隨時援應。副參任營官，都守充哨弁，室家無累，而後紀律可嚴。此宜變通營製者一也。兵擬減額，原設將弁亦應核減。綠營將弁歲領廉俸雜項，職大者可抵百兵數十兵，小者亦抵十餘兵。自來積弊，隱匿空糧，攤扣月餉，左右役使，無非額兵。裁汰之議，自非將弁所樂。擬請先裁將弁以並營，營兵必多，乃漸裁兵，老弱事故缺出停補，俟空千名，即補精壯五百，綠營不足，簡撥營勇，作為練軍。不啟兵眾之疑，自無阻撓之慮。此宜逐漸辦理者又一也。目前兵尚未練，勇已議裁，若欲節餉，則裁勇不足資緩急，裁兵為有備而無患。」下部議行。十四年，擢閩浙總督，兼管福建船政。十八年，以疾解職，卒於家。

寶第有威重，不為小謹，騶從甚盛，所至誅鋤奸猾，扶植良願，民尤感之。子緒昌，戶部七品小京官。

塗宗瀛

塗宗瀛，號朗軒，安徽六安人。以舉人銓江蘇知縣。曾國藩督兩江，檄主軍糈，累保授江寧知府。同治九年，擢蘇松太道。明年，遷湖南按察使。湘民故健訟，都察院歲所下獄輒逾百數。宗瀛為立條教，允首悔，懲誣告，並嚴定審理功過章程，弊乃稍革。晉布政使，仿硃子社倉法，建立長沙府倉。光緒三年，拜廣西巡撫。苗、瑤、倮儸獷悍梗化，檄所屬廣建學塾，刊孝經、小學諸書，使之誦習；又自撰歌詞以勸戒之。時晉、豫大旱，移撫河南，割取俸餘萬二千金助賑，招流亡，給籽種，老穉無依者，設廠收養，強有力者任工作。世與曾國荃賑晉並稱雲。

七年，調湖南巡撫。撫標兵譁變，懲四人而事定。及擢總督，又有武漢教匪之亂，捕誅數十人，亦遂安堵。言官先後糾彈，事下彭玉麟，坐才力竭蹶，纟 圭吏議。無何，御史陳啟泰劾宗瀛務封殖，仍下玉麟按覆，玉麟後白其誣。時左宗棠督江南，欲規复淮鹽、減川引，宗瀛以減川增淮，關川省數十萬鹽丁運夫生計，因抗疏力爭，言：「按年減運，則未運者將盡化為私。縱使湖北置兵徼循，而巫峽流急，鹽船下駛，瞬息百里，兵少力

不能制，多恐滋生事端。且鄂餉無著，下拂輿情，上虧國帑。」辭愷切。未幾，稱疾乞休歸。

初，宗瀛從廷棟講學，為刊遺集，以理學稱。家居十餘載，以徐延旭獲譴，追坐舉主，下部察議。二十年，卒，年八十三。

黎培敬

黎培敬，字簡堂，湖南湘潭人。咸豐十年進士，選庶吉士，授編修。同治三年，出督貴州學政。阻寇弗能進，乃從劉岳昭借軍數十，竟達貴陽。時總督勞崇光、巡撫張亮基不相協，軍事益壞。培敬上書言狀，朝廷始獲聞邊事。黔苗俶擾，謳誦寂寥。培敬曰：「士氣不伸，人心所繇不靖也。」於是出入寇氛，按試州縣，雖危棘不緩期，貴州士民始復知文教。道黔西，晤道員岑毓英，與語，知其諳戎事，遂請以滇中軍屬之。培敬秩滿，以太常寺卿石贊清薦，命權布政使。其時寇患方亟，賊酋潘名桀守龍里，久不下。培敬曰：「今附郭百里，倉廩猶實。不因以為資，若轉藉寇，吾屬必為所虜矣！」因說提督出城取龍里，逾歲，克之。旋复貴定，名桀遁去，黔軍克捷自此始。詔嘉之，予實授。繇是東定都勻，北靖開、修，南平陳喬生，西除林自清，蒞黔數載，境內悉平。

光緒改元，擢巡撫。繼曾璧光後，益嚴吏治。以上疏請釋前總督賀長齡處分並予謚建祠，鐫秩罷歸。五年，起四川按察使。時丁寶楨督蜀，課吏嚴。培敬至，寶楨出郊迎，曰：「此吾貴州賢使君也！」培敬以巡撫降官，絕無慍意，孜孜治事。寶楨數薦其賢。六年，擢漕運總督。漕督雖閒職，然膴仕，培敬誓不以自污，公費所餘，以之修驛館，建兵房，增書院餐錢，興釋奠禮器，官煤、利濟諸局亦賡續告成，人無敢干以私。七年，授江蘇巡撫。未上，疾作，遂告歸。明年，卒，優詔賜卹，謚文肅，予貴陽、清江浦建祠。

崧駿

崧駿，字鎮青，瓜爾佳氏，滿洲鑲藍旗人。咸豐八年舉人，由兵部筆帖式累遷郎中。同治六年，出知廣東高州府，以憂解。服除，起授山東沂州府，歷廣西按察使、直隸布政使、漕運總督。光緒十二年，巡撫江蘇，調浙江，所至興利除弊。以南糧改折色，吏民交困，並減旗營民糧、織造匠糧，令州縣糶價以供漕，弊乃革。十五年，浙患水祲，奏請免漕，發帑賑之，而於京、協諸餉仍從容籌解，复集貲購米實倉儲。杭、嘉、湖三府暨蘇、松、常、太諸水源出於潛天目山附近，苕溪南北二湖為分洩地，歲久淤塞，用工

賑法，招集流民疏濬之。其杭、嘉、湖、紹諸塘岸堰徬，靡不次第修治，民賴其利。十七年，卒於官。

崧駿以清廉自矢，於國計民生服念不忘。撫江、浙績尤著，民請祠之，得旨俞允。子昆敬，戶部郎中。

崧蕃

崧蕃，字錫侯，崧駿弟也。咸豐五年舉人，初入貲為吏部郎中。光緒五年，京察一等，簡四川鹽茶道，屢署按察使，保薦卓異。十一年，授湖南按察使，遷四川布政使。十七年，擢貴州巡撫。廣西寇陸亞灊煽亂西林，與貴州接壤，崧蕃遣將扼冊亨要隘，邊患遂平。調雲南巡撫，擢雲貴總督。檢視防營缺額積弊，劾副將雷家春，並自請議處，革職留任。

二十六年，奏請陛見，值拳匪肇亂，命留京會辦城防事。旋扈駕至太原，飭還本任。行次，調陝甘總督。於城南建立大學堂，分兩齋，東齋考文，西齋講武。而修濬寧夏七星渠，尤為民所利賴。寧郡堤工，創自乾隆時，魚鹽之利甲通省，後漸湮廢。中衛縣令王樹棻素講求水利，崧蕃檄令勘工，自七星渠上接白馬通灘，流濬通深百八十餘裡，灌田六萬餘畝，磽確變為沃壤，逃亡復業。又以渠水分自黃河，勢洶湧，春夏山水驟發，與黃流渾合，泥沙雜下，旋濬旋塞。乃仿古人暗洞激水法，凡傍山之渠，架油鬆成洞，覆以石板，山水流石上，而渠水潛行洞中。又度地勢築高堤，導山水使入黃河，並於渠口築進水、退水兩壩，使黃流曲折入渠，不致衝漫。工竣，數經暴水，卒不圮。設農務局，招墾荒地，如平羅、渭源諸縣，先後報墾數百千畝。舊有機器局，漸次擴張。凡興作實事求是，不惟其名。三十一年，調閩浙總督，未上，以疾卒，追贈太子少保。子外務部主事豫敬，以員外郎補用。

邊寶泉

邊寶泉，字潤民，漢軍鑲紅旗人。同治二年進士，授編修。十一年，補浙江道監察御史。大學士李鴻章總督直隸，奏清苑麥秀兩歧。寶泉疏論之曰：「祥瑞之說，盛世不言。臣來自田間，麥有兩歧，常所親見。地氣偏厚，偶然致此，何足為異？漢章之時，以嘉穀芝草，改元章和，何敞猶據經義面折宋由、袁安。至馬端臨文獻通考，乃舉歷代祥瑞，統曰'物異'。夫祥且為異，今以無異之物而謂之祥，可乎？上年畿輔水災甚鉅，迄今沒

水田廬猶未盡出；永定河甫經葴工，北岸又潰；邊軍未撤，民困未蘇。鴻章身膺重寄，威望素隆，當效何敞之公忠，懲宋由、袁安之導媚。皇上御極之初，庶吉士嚴辰散館考試，曲意頌揚，奉旨嚴飭。今鴻章為督撫大吏，非草茅新進可比，乃亦務為粉飾，於治道人心關係尤鉅。應請降旨訓飭。」是時鴻章又以永定河合龍，奏獎工員勞勩，奏上而河復決，寶泉又疏請撤銷保案。鴻章新建大功，寶泉再疏彈之，鴻章亦不以為忤，天下兩賢之。遷戶科給事中。

先是都御史胡家玉疏陳丁漕積弊，語侵巡撫劉坤一，坤一覆奏家玉逋賦未完，且私書囑託公事。寶泉复劾：「坤一藉詞箝制地方長吏，此端一開，啟天下輕視朝廷之漸。」疏入，坤一下部議處。

光緒三年，出為陝西督糧道，再遷布政使。九年，擢陝西巡撫。尚書閻敬銘議陝西收放糧米改徵折色，寶泉持不可，以謂：「穀數有定，今改折色，所收必有減於昔而民始樂從，所放必加多於前而兵乃足用。入不敷出，一時強為彌補，後將何所取償？昔歲大饑，終賴道倉儲粟，多所全活。今並此而去之，恐饑饉洊臻，益無可恃。」上韙其議。十二年，調河南巡撫，移疾歸。

二十年，即家起閩浙總督。閩鹽逋課積八十餘萬，前任奏報，率皆飛灑他項為挹注。寶泉至，盡發其覆，乃有停釐補課之奏。船政舊設大臣，後以總督兼之。寶泉特疏請復故制，且條上造船、購料、延教師、籌經費四事，而不私其權，人嘉其廉讓。二十四年，卒於官，贈太子少保。

於蔭霖

於蔭霖，字次棠，吉林伯都訥廳人。咸豐九年進士，改庶吉士，授編修。從大學士倭仁問學。光緒初，俄羅斯議還伊犁，蔭霖疏劾崇厚擅許天山界地數百里。及崇厚被逮，有為之遊說者，复嚴疏劾之，且劾樞臣畏葸欺罔。六年，授贊善，累遷中允。八年，出為湖北荊宜施道。是秋淫雨，漢水溢，檄所屬開倉賑濟。又濬紫貝淵上游，改閘為壩，疏支流，洩積潦，水患始息。新荊州書院，設經義、治事兩齋，生徒雲集，講舍至不能容。擒斬盜魁李人奴等，餘黨屏息。宜昌民教構訟，法領事袒教民，挾兵艦至，蔭霖不為動，後卒無事。英商漏宜昌關稅，既覺，乃納賕請免，不許；請補稅，許之。英商歎其廉。

十一年，擢廣東按察使。廣東素多盜，至白晝劫掠衢市。蔭霖言於總督張之洞，奏請就

地正法，報可。順德廩生簡明亮有學行，緣事繫獄，察其枉，立出之。十二年，遷雲南布政使，丁母憂。服闋，改授台灣布政使，未行，會弟編修鍾霖以前在籍與廕霖同辦賑務，為奸商湯連魁誣控獲譴，廕霖具疏辨。詔遣大臣即訊，頗得連魁行賄狀，然廕霖猶坐是落職，廢居京師。

二十年，日本戰事起，命往奉天襄依克唐阿軍。請募兵二萬自效，詔許募萬人，分四軍，與民團相應援。明年，和議成，總督張之洞、山東巡撫李秉衡交章論薦，詔賞三品頂戴。署安徽布政使，至則清釐田賦，杜絕欺隱，增墾田萬八千餘畝，撙節庫儲至二百萬金。二十三年，德人索膠州灣，又脅朝廷罷李秉衡，廕霖奮然曰：「是尚可為國乎！」上疏極論王大臣不職，因附陳修省五事，不報。二十四年，擢湖北巡撫。之洞為總督，頗主泰西新法，廕霖斷斷爭議，以為：「救時之計，在正人心、辨學術，若用夷變夏，恐異日之憂愈大。」之洞意迂之，然仗其清正，使治吏事。湖北財賦倚釐金，廕霖精心綜核，以舉劾為激揚，歲入驟增數十萬。

二十七年，調撫河南。時兩宮西狩，德、法兵日謀南下，而河北莠民往往仇殺教民，廕霖檄彰衛懷道馮光元捕誅首惡數人。德、法兵至順德，聞教案已結，乃還。二十八年，調湖北。會詔裁缺，改廣西。廷議廕霖不善外交，复降旨開缺，假居南陽。三十年，卒。

廕霖晚歲益潛心儒先性理書，雖已貴，服食不改儒素，硃子書不離案側，時皆稱之。

饒應祺

饒應祺，字子維，湖北恩施人。幼穎悟好學，試作渾天儀，旋轉合度。年十二，入邑庠，益究心經世學。咸豐九年，粵寇石達開自湘、鄂犯蜀，道恩施，應祺率鄉團助城守。由候選訓導議敘國子監學正。同治元年，舉於鄉，揀選知縣，援例為主事，分刑部。父卒，廬墓側。服闋，陝甘總督左宗棠檄參軍幕。以克金積堡、巴燕戎格諸處功，擢知府。光緒三年，署同州知府。時秦、晉亢旱，赤地千里，饑民洶洶，遮道不得前。應祺諭之曰：「此來賑汝飢耳！譁變者殺無赦。」乃捐俸錢為官紳倡，弛重糶禁，旬日得糧七十餘萬石，又截留他省糧運以助不繼。復為招流亡，定墾章，給牛種，蠲雜稅。歲稍轉，教民興水利，勤樹植，設義倉，行保甲。又規复豐登書院，創修府志，文化蔚興，士民為立生祠。

左宗棠疏薦應祺守絕一塵，才堪肆應，請以道府簡補。十年，授甘州知府。陝西自軍興，

兵差旁午，設裡局董之，凡四十一廳州縣大困。上命巡撫邊寶泉赴陝查辦，疏留應祺理其事。應祺量道路衝僻定收支之數，分別兵流，掃浮汰冗，歲省數十萬兩。是年冬，抵甘州任，賑饑勸學，設織紡局、孤嫠所，革徵草之弊，复七斤一束舊章。十一年，遷蘭州道。瀕行，士民攀轅留行，多泣下者。旋署按察使。嚴搶嫠為婚之禁，擒督署差弁及鄉人楊營弁置之法。手訂清理庶獄章程，以詔群吏，視其功過而黜陟之。

十五年，調新疆喀什噶爾道，改鎮迪道，兼按察使銜。十七年，署新疆布政使；十九年，實授。新疆兵燹後，民物凋弊，地多荒棄。伊犁故腴壤，回屯舊八千戶，四不存一。應祺建議伊犁將軍給新裁錫伯、索倫兵牛糧，使之屯種；給新裁察哈爾、厄魯特兵羊馬，使牧放；並招致關內災民，按丁授地，實行寓兵於農之法。羅布淖爾者，舊史所稱星宿海也，漢為且末、尉犁、婼羌諸國地，東西廣千六百餘裡，南北袤千里或數百里，自陽關道梗，其地遂成甌脫。應祺建議巡撫築蒲昌城，設英格可力善後局、卡克里克屯防局，招徠漢回客纏，通道置驛，建堡濬渠，教以耕織。又請改防軍為標營，定額徵糧石每年折色之法，畫一錢法。

俄領事原議駐吐魯番，後求移駐省垣，將軍、巡撫難之。應祺謂：「此不必爭。我所應爭者，洋商稅則須與華商一律，同時議定。新省毗連英、俄，陸路進口地不一，北道伊犁，南道喀什，應設關，各以本道為監督；塔城、烏什、葉爾羌應設分卡，歸各道兼轄。」均如議行。南路初設領署，應祺貽書伊塔、喀什兩道曰：「交鄰之道，莫先於自治。我之用人行政，使彼族聞而敬服，則遇事不至以非禮相要，此為折衝禦侮第一要義。飲食往還，平時貴以情誼相聯。至華洋訴訟，必先得華民是非曲直實情而後與之爭，庶可關其口而奪之氣。一詞稍偽，彼將執以相例，而全案皆虛矣。情以籠之，理以盾之，又其次也。」新疆向受協餉，每苦款絀，應祺開源節流，數年庫儲逾百萬。

二十一年，河、湟回煽亂，蔓延甘、涼諸郡，其別股萬餘謀西竄。上命應祺署新疆巡撫，應祺檄提督牛允誠防安西、玉門諸處，拒寇境外。回酋劉四伏果竄玉門之昌馬，遇允誠軍，戰數不利，盡棄輜重，逾雪山西逸。應祺遣參將李金良要之紅柳峽，生擒劉四伏，降其眾八千，安置於羅布淖爾，設軍鎮撫。同時庫車回謀起事，寧遠回亦以爭新教相仇殺，洶洶思變。應祺皆先期撲滅，故四伏無內應，卒就殲。上嘉其功，實授巡撫。

應祺以新疆僻處國西北隅，密邇強俄，士卒眾而器械窳，生齒繁而司牧少，不足以固吾圉，乃購快槍萬枝於德國，而設機器廠製造子彈，奏設左右翼馬隊為游擊師。又開辦于闐、塔城金礦，墾荒田，開渠井，廣興實業，凡有利於民生者，皆次第舉。自是地利盡

闢，兵備有資，較初建行省時迥異矣。

拳匪亂起，俄兵自薩馬進逼邊卡，應祺會總督魏光燾、伊犁將軍長庚仿東南各省，與各領事結互相保護之約，俄兵乃退。議成，應祺應詔陳言，略謂：「古今中外治法務在求實。舊章非無可守，守之不以實，成法亦具文；新法非不可行，行之不以實，良法亦虛飾。心之實不實，宜於行事之實不實驗之。」逾年，詔設武備學堂，編立常備、續備、巡警各軍。應祺主操練用新法，器械用新式；人惟求舊，必樸實勤奮久於戰陣者，方可入選。上疏極論之，並謂：「中國習洋操三十年，一敗於日本，再敗於聯軍，為務虛名而貽實禍之證。」所言皆切中時弊。

而尤斷斷於界約，不少遷就。帕米爾高原，國境也，有高宗御製平寇碑，立於蘇滿。英、俄交覷其地，而俄人先竊據之。應祺官布政使時，商之巡撫，以理退俄兵，遣軍戍焉。俄人悔失計，日聒於總署，要我撤兵。應祺持不可，謂：「我自守門戶，其理直。我退則英必至，英來則俄又必爭，是息事而益多事也。」後竟如應祺言。坎人求租種莎車屬喇斯庫穆荒地，應祺謂：「坎本我屬，宜示懷柔。其在玉河卡倫外者，可允其租墾，納賦比於華人；其在玉河東北屬邊內者，宜卻之，防後患。」總署與英使議界約，以坎部讓與印度，而塔墩巴什帕米爾及喇斯庫穆全境皆讓與中國。應祺抗言：「喇本我地，不得謂之讓。」而俄人轉謂中國以喇地讓與英人，利益宜均，以兵威相脅。應祺飭屬嚴備邊，而以議租原委及議約界限詳諭之，俄人始無辭。

應祺官西疆久，闢地安民，屢請建官設治以資鎮撫。二十八年，复疏言：「新疆自光緒四年改建行省，土地日闢，戶口日繁，原設州縣，轄境遼遠，非增設府廳，不足治理。西四城喀什噶爾道：疏勒州為極邊重要，請升為府；距府百八十里之排素巴特地屬唐伽師城，改為伽師縣；莎車地廣而腴，英商麕集，請升為府：府南為澤勒普善河，增設澤普縣；府西南色勒庫爾為古蒲犁國，實坎巨提出入要路，又與英、俄接壤，請設蒲犁分防通判；距于闐縣四百里之洛浦莊，增設洛浦縣；嗎喇巴什廳為古巴爾楚地，改為巴楚州。東四城阿克蘇道：溫宿州為南疆要衝，請升為府；舊城巡檢升為溫宿縣；距縣四百八十里之柯爾坪，增設柯坪縣丞；焉耆府南六百三十里布古爾分防巡檢為古之輪台，請分設輪台縣；卡克里克縣丞，其地為古婼羌國，改設婼羌縣；庫車廳土地廣沃，請改為州；州南沙爾雅增設沙雅縣。北路阜康縣之濟木薩縣丞，富庶逾於縣，舊驛名孚遠，升為孚遠縣；距吐魯番二百四十里之闢展巡檢地為古鄯善國，升為鄯善縣；昌吉縣所屬之呼圖壁巡檢向收錢糧，請改為縣丞。計升設府三，改直隸州二，增通判一、縣九、縣丞二。」又奏增設鄉試中額二名，會試中額一名，暨各府學官學額，先後皆議行。是年，

調安徽巡撫，行抵哈密，病卒，賜卹如例。

惲祖翼

惲祖翼，字叔謀，江蘇湖陽人。同治三年舉人。以知縣累至道員，再攝武昌道。教匪王覺一約期起事，祖翼時筦營務，乘夜率親兵掩捕之。總督塗宗瀛疏保祖翼有濟變才，光緒十五年，授督糧道。調漢黃德道，兼江漢關監督。以襄河漲發易壞舟，創設襄樊報水電，樹牌鳴鉦，各船備禦，水至遂無患。晉按察使，擢浙江布政使。祖翼以州縣徵糧照舊折價，近年錢貴銀賤，民力不支，乃重定銀價，設櫃徵收，不得假手書役，人稱其惠。尤盡心水利，於嘉興開泖河，疏港建閘，以資蓄洩。於杭州浚上塘河，臨平、喬司等處農田三十餘萬畝皆獲灌溉之利。上虞南塘舊以土築，水至輒決。採眾議，改建石塘千一百丈，始免水患。

二十六年，北京拳亂報至，祖翼獨起抑阻。匪陷江山、常山，衢民復毀教戕官，英國欲以兵艦赴浙。祖翼亟遴員馳往鎮撫，獲真犯抵償，潛消兵釁。會兩江、湖廣總督與各國訂約保護南疆，電詢浙省。巡撫劉樹棠方臥病，祖翼即迳電以浙省附約，人心以安。

旋擢巡撫。以浙省防練各營積弊，疏請整飭，略言：「浙省水陸防練各營數踰制兵，陸續添募，餉實不敷。而統領各營哨，不顧操練緝捕為何事，汲汲焉唯浮冒剋減，食弊自肥。術愈出而愈奇，勇日雜而日弱，盜日防而日多。今將蕩滌宿垢而作新之。立法自上，責在督撫。臣任事即通飭各營，與之更始。以後如有貪劣將弁，仍敢浮冒剋減，決不姑容。擬先勵其廉恥，而兼課其材武。一面飭州縣查保甲，辦團練，以輔制兵之不逮；一面遴委廉幹道府，酌帶哨勇，分往浙東西，抽點名糧，認真校閱。遇有大股盜匪，督率營縣搜拿，務絕根株。總期合散為聚，化惰為勤，堪備一日之緩急。雖然，營衛小疾，疏解足矣，受病既深，斷非猛劑不治。天下之病，無一不根於利。統領營哨，聞見已慣，謂夫督撫所能操以繩其下者，撤之而已，參之而已。撤之則又顧而之他，參之則已飽颺而去；且未幾而又夤緣開復矣，未幾而以將才調用矣。惟督以峻法，務去泰甚，庶有以振暮氣而戢貪風。或震於各國一時之強，幾謂全恃火器，不知其本原仍在臨財廉，與士卒同甘苦。否則未戰先潰，火器徒以齎寇，直自伐耳。可否請旨飭下兵、刑各部，採臣治亂用重之議，嗣遇將弁贓證確鑿者，分別輕重，嚴定參革、追繳、倍罰、斬絞之例，庶軍心一振，於時局或有裨益。」疏入，詔飭各省著為令。未幾，丁母憂歸。卒，卹如例。浙人請立祠祀之。

【史論】

論曰：疆吏當承平時，民生吏治，要在因地制宜而已。日昌、寶第皆以尚嚴著績效。宗瀛、廕霖飾之以儒術，亦後先稱治。培敬有為有守，崧駿兄弟所至盡職，寶泉勵清操，祖翼能濟變，並有可稱。至應祺官關隴、新疆垂四十年，邊地初闢，治績爛然，實心實政，其勞亦不可沒雲。

此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